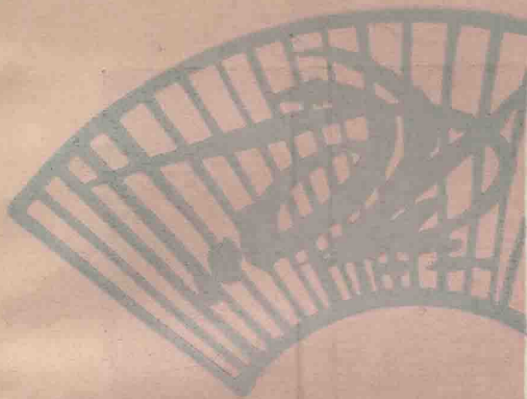


舒兰县二人转史料



舒兰县二人转史料（一）

——向建国三十五周年献礼

舒兰县文化館 編



周总理接见演员时与王希安同志亲切交谈



东北民间舞蹈

王忠堂、耿云山赴京演出

目 录

把乡音变为号角的实验（代序）	1
承前启后的财富、老骥伏枥的功勋	7
舒兰县二人转史料	11
为民间艺术奋斗一生的人	37
回忆在舒兰的时候	47
李庆云 小传	53
王 春 小传	59
张文学 小传	62
回忆舒兰二人传名丑、老艺人张承富	67
我是怎么吃唱饭的	69
叛变宗族走江湖	75
我的艺术生涯	89
难望的岁月	105
放下唢呐当演员	108
我就爱上这一行	112
被抓“浮浪”当劳工九死一生	114
书信资料	118
编者的话	123

把乡音变为号角的实验

——回忆舒兰县旧艺人训练班的二、三事

王 化 长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实践，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以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让党的正确政策迅速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党曾估计用五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各级党政军都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解放战争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斗争依靠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武装的军队，一支文化的军队。这是我党和毛泽东同志总结几十年革命经验所得的结论。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党的文化工作方针政策也日益完善，不但重视发展新文艺，而且注意利用和改造旧文艺。毛主席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这就为我们利用和改造旧艺人指出了明确方向。

二人转，土称蹦蹦，是东北的一种民间艺术，为我省广大

人民群众所喜欢，和秧歌、大鼓书一样，是当地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旧社会劳动人民在农闲季节往往把接一班蹦蹦艺人唱戏为最大快事，听一听悦耳的乡音，是最大的艺术享受。不管哪个集镇或大屯子里接到蹦蹦班子，消息传出之后，都会奔走相告，有的借探亲访友之机看热闹，有的则借看热闹之机作买卖，三、五十里的群众都会被动员起来。乡间老奶奶们含饴哄孙时，常常是拉着孙孙的手哼唱着：“拉大锯，扯大锯，老娘门口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领去”。可见这种文艺形式，感人之深，影响之大。然而，在旧社会尽管人民喜欢，官府却不支持，唱一场蹦蹦不知要费多少事，乡亲和艺人都要用实惠向官府表示意思，才能过关。解放后，一切都变了，来主持开辟工作的老八路，工作队，喜人民之所喜，爱人民之所爱，群众要求唱蹦蹦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一九四六年主持我家乡法特区工作的李振华区长就是如此做的。他很注意利用演唱的间隙做革命宣传讲演，让人民群众痛痛快快地看戏。1954年秋我和王杰同志率舒兰县文工队赴桦甸水利工程处慰问民工，曾在工地和李振华老区长相遇，他曾经同我们回忆了往事，他说“当时只能利用，还无力改造提高，象你们今天作的这样”。他的话说出了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忙于生产支前，还无暇及此。而在土改高潮中，个别地方“左”的思想支配下，因艺人不会生产当二流子看待过他们，产生了不良影响。

舒兰是老解放区，1948年完成了土改，发放了地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9年初开始政权建设，公开了各级党的组织。革命秩序的巩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切工作都纳入了正规。改造旧艺人提到了议事日程，县委作了指示，县长还批了一笔费用，我们便在办寒假教员训练班的同时，举办了旧艺

人训练班。那时我在县教育科工作，科里工作分成两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主持社会教育的是姜万奎同志。我是科的文书，除搞收收发发外，谁的工作忙就帮谁忙乎。科长吕彦士同志把任务领回来后，我和万奎同志便参与了这项工作，现据回忆写些资料性的东西供研究参改。

一、怎样把艺人组织起来的问题。常年在舒兰流动的艺人有蹦蹦、大鼓书、皮影、鼓乐班等等。其中皮影在群众习惯上是“还愿”才不得不演的，都认为是倒霉的事情，所以远不如蹦蹦，大鼓书、鼓乐班受欢迎和普及。因此，我们办这个旧艺人训练班以蹦蹦、大鼓书、唢呐艺人为主。训练的形式是集中办班，讲革命道理，学唱新节目。设想很容易，实际作起来困难可就多了，单是把艺人请到县里就费了不少事。前面曾讲过土改时个别地方曾把他们当二流子看待，他们的余恐未消，还不愿露面只想找个地方偷偷唱玩艺儿，不愿到县里受训。怕改造不好，毕不了业，被留下压起来；尤其是那些要过钱，作风有过事的，更怕人民政府找他们算后账。他们把政府的好心当作了歹意，县教育科通过区政府教育助理员请他们到县里学习时，就和政府捉了迷藏，明明知道他们流动唱玩艺儿，就是找不到，请不来。怎么办？大家集中起来开会想主意。我们都是当地人，从小就常看蹦蹦，一些有名的艺人象大机器、五朵花、粉白桃、王小胖、李庆云……都认识，但人家不认识我们，当然更没有交情，靠我们是请不来的。正在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有的同志却从这个名单中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李庆云同志在土改时入了党，正在溪河区敖化村当村长。于是办法有了，吕彦士科长立即向县委请示，县委也立即批准了，通知溪河区委，让李庆云同志到县教育科报到，参加旧艺人训练班。办法果然很

灵，头雁高飞众雁随，很快就集中了一批艺人。终于把艺人集中起来了，算是迈开了第一步。

二、怎么学习和学习什么的问题。当时还没有系统地办旧艺人训练班的经验，我们也不懂得文艺理论，训练的办法是很简单的。首先由科长讲形势任务，政府办训练班的目的和对艺人的希望，然后组织大家共同讨论。艺人毕竟是劳动人民出身，思想很坦率，听了科长讲话心里亮堂了，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有的说：没办法，不敢不来，原想老老实实住几天，给领导留个好印象，争取快点放回家。有的说，原想改造好了，就洗手不干了。大家都说，经过领导解释，我们现在思想转变了，想不到江湖人也有出头之日，若许可公开唱玩艺儿，江湖艺人也算解放了。李青山同志就常讲他这个两次解放的故事，可惜，青山同志已于一九七八年作古了。不然，他的解放故事一定要再写一章，大讲“四人帮”被粉碎，文艺春天又出现和他的第三次解放之乐的。

其次是在艺人思想问题解决之后，就由万奎和我们这些人作辅导员，分头给艺人讲新剧本：《农业大生产》、《胜利年》、《苏军救子》、《送喜报》、《婚姻自主》、《农家乐》、《新儿女英雄传》等等。艺人的创作能力出乎意料的好，很快就能用旧调装新词，演新剧、说新书了。尽管水平不能算高，但他们很多人都没文化，有的还是盲人，能做到这样，也确是难能可贵的。在十几天的训练班里，边学习，边创作，竟然掌握了不少节目，一个晚会不成问题了。于是我们在县电影院组织了专场演出，请县领导审查节目，得到了领导点头称赞，训练班到此宣告结束，发给演出证，通

知各区给他们活动创造条件予以支持。说大鼓书的艺人李子孝，郑海山回乡单独活动；唱蹦蹦和吹唢呐的艺人组成农民剧团，由李庆云同志率领集体活动。从此，悦耳的乡音，变成了鼓舞人民的号角。记得李青山同志曾把这个训练班的经过和他个人的思想转变编成了说口，到处去说，老艺人（彼时还是年轻人）王希安同志是否还能记得一些，建议他写出来作为史料。

三、关于整顿和提高的问题。艺人训练班后，在正、二月里搞了巡回演出，配合了形势任务宣传，给胜利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下而上的反映都是很好的。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要解决，比如训练时间太短，掌握的节目太少，难以满足群众要求，有时不得不唱几个旧节目——这是违犯我们的“规定”的。在办完训练班后，我们从报纸上登的材料看，已经感到作法有些“左”了，急于想在暑假再办训练班，进行整顿提高。怎么办？心中是无数的。正在研究计划的时候，省文化处从《吉林日报》上和我们的办训练班总结报告中知道了我们办了旧艺人训练班，在教育厅召开会议时又要求吕彦士科长作了汇报。不久就派文艺指导科长何一之同志和工作人员于燕洲、华国光同志来舒兰检查工作，指导我们办了第二次训练班。记得何科长给艺人讲了党的文艺政策，讲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的主要精神，着重讲了对人民要歌颂，对敌人要揭露的道理，组织讨论以加深艺人的理解。然后就关起门来整理旧剧目，办法是发动艺人会什么演什么，原来怎么唱的现在再怎么唱，演完一个，研究修改一个，一个个地演，一个个地改，一个来月的时间，居然整理出来好多节目，并认定是好戏，可以演出。《华容道》、《大西厢》、《蓝桥》、《王美

容观花》、《岳阳楼》……这些节目就是这次训练班整理出来的。从此这个农民剧团的节目就日益多了起来，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了，在抗美援朝宣传中作了很好的贡献，一九五二年初，文教厅艺术电影科长刘擎天同志曾找我谈话，要求把这个剧团办好。他还通知我：省拟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拨款补助。名称改为：舒兰县蹦蹦剧团。不久，真拨给一笔款，后来不知为什么，计划又彻销了，解释理由是，不应官办，应自办。由此，县里决定改称舒兰县文工队。

初创时期的事，当事人不多，我不得不免为其难。建议除请吕科长、姜万奎同志外，还可请张建生（水曲柳完小调上来参加训练班工作）同志和徐岚（是万奎同志搞社教的助手）同志写些回忆录。以后，参与其事的同志就多了，就请大家多劳吧，我的回忆，就写到此为止。

1984年6月17日于长春

附记：

王化长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前是我县文教科科长后调省文化局任文化处付处长、处长，主任等职现已离休，被省图书馆聘为顾问。

承前启后的财富 老驷伏櫪的功勋

孙洪鸣 高志文

孕育二年的“骄子”——舒兰县二人转史料（一），诞生了。这是我县文艺界向国庆三十五周年的献礼！做为文教战线上的老兵，我们衷心祝贺“骄子”的问世，并向编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虽不是二人转工作者，但出于工作关系，我们与二人转结下了不解之缘。实践工作中体验到二人转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在劳动人民中却有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尤其是我县人民群众，已把二人转这朵花根深蒂固的扎在心灵之中。

一百来年前，我县就有了二人转，那时叫“蹦蹦戏”。由于这种艺术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使他们从中得到了鼓舞，所以劳动人民和二人转艺术有着极深的缘源和特殊的情感。尽管历经几个朝代统治阶级的无情践踏、残酷压榨，但她的生命力仍然是坚强的、永恒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解放后，二人转艺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更加生气勃勃，富有青春的活力。艺人们说：“人翻身，艺解放”，二人转成为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她不仅是广大农民的“宠儿”而且深受城市居民、职工干部的喜爱。正当二人转沿着毛主席文艺路线向前发展的时候，祖国天空布满了乌云，出现了林

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们采用比历代统治者更加残酷的手段，妄想扼杀、毁灭这朵民间艺术之花——二人转。正在这奄奄一息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党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粉妖帮、拨乌云，使祖国大地重见光明，万象更新。二人转这朵小花，重放异彩，艺人们高兴地称为，这是艺术上的第二次解放。这些年来，民间艺术二人转，沿着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健康的而又迅速的向前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使得二人转这朵带有土香气味的花儿，更加色彩鲜丽，香飘万里。她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近三年来，农村民间艺人小剧团在城市演出非常活跃，深得广大居民的欢迎。城乡广大群众所以这样热爱二人转，就是因为她是东北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艺术。她是属于东北民间土乡土色的艺术。她的语言、音乐、舞蹈、表演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强烈的地方性群众性，人们熟悉她、热爱她、亲近她。台上唱戏词、台下随着哼小曲。我县大多数人民群众都能唱上几句二人转的曲调。解放前，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精神上能得到唯一安慰的是蹦蹦戏。可以说二人转与农民是同舟共济的患难弟兄。解放初，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时，民间艺人李庆云和李青山等组成小班演唱配合土改的二人转《穷人翻身》、《大生产》等，一九五〇年艺人经过县政府培训后，由李庆云、李青山、张成富、张文学等骨干自觉的接受改造，自愿参加县文工队。建队后，仍坚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演唱了二人转《安顺妮》、《汉城火烽》等，在配合合作化运动中，本队自己创编二人转《孙绍岩互助组哄孩子组》、《双回头》，在省汇演中得到奖励……。总之，二人转艺术在

不同时期，做了不同的贡献。因此说，二人转艺术已成为我县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普及程度既广又深，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二人转艺术在反映农村现实政策，歌颂新人新事新风貌方面作了很多工作，通过形象化宣传，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增长了人民的斗志。二人转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从唱腔到表演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在“二为”方针指导下，起到了文化尖兵的作用，

但是，二人转工作中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如：传统剧目的去芜存菁，表演程式上的“推陈出新”，说口与唱腔的脱胎换骨等等。最重要的问题是二人转艺术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相适应性。这些问题，很需要我们从事二人转艺术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们及爱好者们去探索、去创新、去相适应、去发杨光大。这个历史重任，不仅我们这代人，而且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奋斗，方能奏效。

现在，能有人用文字将我县二人转发展的史实记下来并载入史册，真是一件使人们既感动又高兴的好事。当我们见到这集《二人转史料》时，不要忘记编写这个集子的几位老同志。他们都是解放初期参加革命而又从事文艺工作，并在基层任领导职务多年。他们中间的王杰同志已离休，老艺人王希安同志已退休，郑亚彬同志已退到二线，孟庆良同志仍在文化馆任职。他们的大半生是在极左路线的紧箍下，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渡过来的，都程度不同的受到过冲击，坐冷板凳。尤其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他们分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动艺术权威”等大帽子，挂牌、批斗、游街、蹲小号、隔离反省……，这种种灾难与波折，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党和人

民一片忠诚，历史的实践证明，他们的心是赤色的，不是黑色的。他们虽然年纪已大，但雄心尚在。“史料”的问世，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魄力与气概，这种“春蚕到死丝不断”的精神和替他人做嫁衣裳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永葆革命青春，为继续编写我县文史资料作出新贡献。同时，我们呼吁当代人们和晚生后辈的舒兰人们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果实，尽管质量不算高，但她必竟是我县人民的“骄子”要爱护她，让她代代相传，辈辈续写史篇，千秋万代永不间断。

于国庆35周年前夕

附记：

孙洪鸣同志从六十年代秋至八十年代初历任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现任县政协副主席。

高志文同志从六十年代初至一九八三年，历任文教部教育科长、文教局长、教育局副局长、文化局副局长、局长等职，现离休。



1955年3月中央文化部等单位举办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我县参加“贫女泪”伴奏者耿云鹏、张芝。

舒兰县二人转史料（一）

一、忆源流、载史册、承前启后

东北地方戏，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都有。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演法唱法差不多，艺人称它为北边道，辽宁为南边道。南边道的唱腔有评戏、河南、河北梆子、二簧、坠子等，原封不动的加进来。吉黑两省群众听起来不太得劲儿。

北边道的唱法是用地方戏自个儿的曲牌，柔和了姐妹艺术的唱腔和曲牌，变成地方戏自己的唱腔和曲牌，唱起来舒畅听起来悦耳。

据永舒榆三县的老艺人、永吉县的谷柏林、榆树县刘士德、杨福生，舒兰县李青山、王希安等讲：“在一百多年前我们舒兰就有了“双玩艺儿”。当时的演唱形式比较简单，它是从东北大秧歌、民歌小唱和关内一些姐妹戏曲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它的演唱形式是从实际生活中逐渐演变而成的东北人民自己的地方戏。

解放前不叫二人转，叫“蹦蹦戏”，“双玩艺儿”，艺人自称“双条”（调）、解放后才叫二人转。

据李青山生前回忆，舒兰县地方戏是张相君（辽宁省黑山县人，艺名玻璃棒子）和他师付赵富（艺名赵破裤子）领班来舒兰唱双玩艺儿传来的，当时和张相臣同代艺人有徐珠（李庆云师付）、徐耀宗（艺名徐大哥）、刘富贵（艺名刘大头）沈江（艺名花蝴蝶）、杨奎、赵凤礼等。

张相君在大北岔山里唱，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师付赵富已年近花甲，李青山这年十五岁，认张相臣为师。张相臣老艺人若活到今天，已经一百零五岁了，他比李青山大二十五岁。由此证明一八七九年，我们舒兰县就有了东北地方戏，故称舒兰县二人转的家乡。

解放前永舒榆的地方戏艺人经常在一起串通在三县演出，当时是属半农半艺，农闲时组织班子唱双玩艺儿；农忙时解散班子卖零工种地，也叫高粱红艺人。旧社会艺人演出场地无限，如青年艺人参加跑大秧歌，晚上唱双玩艺儿。场地是农村大院、堂屋地、屯头、庙院、场院、大车店、网房子、菸麻窝棚、大烟市（在种大烟（鸦片）和割大烟的时候唱，挣烟土。还有金场、矿山、棒槌营（挖人参临时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艺人们大显身手的地方。

地方戏的演出，无论在什么地方演都没有舞台，就地圆场（叫滚土包），如果南面做台口，北面就放上一张高腿桌子，上面放拌戏用具和打击乐等，桌子（艺人叫彩桌）周围放长条板凳，化好妆的人坐等演出，乐队准备伴奏。场子四周也放着长条板凳或椅子，是给当地仕官两相头面人物准备的座席。普通老百姓就站在外围或自备座席观看。开演时先“打通”（招来观众）之后，掌班的拿着节目单（艺人叫它翻天印）请有头有脸的人点戏，（艺人叫上单），点一出戏，赏给些钱，点啥唱啥。

地方戏演员扮戏很简单，一般旦角都是彩色纸扎三朵大花往头上一戴，脸上抹粉涂红，用灰墨炭描眉、用品红涂唇，还有的艺人好阔气用玻璃珠子串成珠口带在前额上，也有的艺人带烧料或银质头面的，当时能带头面的艺人是很少很少的。

扮完戏穿上裤挂或裙子袄，坐板凳上等候演出。唱丑的不扮戏，（不画脸），穿上下水衣，扎上小腰包，头戴丑帽，（用毡帽头做的）。如果演拉场戏，也按人物扮，没有服装就穿大挂戴帽头，不分朝代，辩不出古人今人，只有在唱词中辨别。

过去，旦角上场不拿扇，手拿手帕或手玉子，丑角手拿一尺多长的小木棒，（艺人叫“彩棒”）。过去在农村晚上演出不仅没有电灯，就连煤油灯都很少，一般都是点苏油、麻油或豆油灯或点蜡烛，丑角手端灯或端蜡，照着旦角的脸，让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端灯得有技巧，不管怎么扭怎么浪不撒油，灯不灭，不影响唱和作戏，技巧好的丑角还能过小翻，倒毛，亮光始终照着旦角的脸。后来在地方戏舞蹈中有“掏灯花”动作，这是在实际表演中提炼出来的。

过去演出地方戏出场是面背着观众，退到台口转身露脸再开唱，也有的丑角上场拉拉武打架，说几句诗（艺人叫登诗头）。

为什么背脸出场呢？传说：地方戏师祖（叫大师兄）李梦雄和其妹李凤姐，全家遭难，逃出门外，靠唱“凤阳歌”为生，哥哥和妹妹唱双玩艺儿，当众觉得羞，所以背场出来。在说唱中哥哥装傻，妹妹叫傻哥。所以包头的叫丑“傻哥呀”，丑叫包头的“老妹子”。就是从李家兄妹传下来的。

二、人翻身 艺解放 飞速发展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东北解放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打倒了土豪劣绅，民间艺人做了国家的主人，吉北专署组织二人转艺人开展乡村文